

这一尊福楼拜雕像是金属的

说君子(60)

(四)君子行孝悌的文化意义

孝悌之德表现的是一种“亲情”的伦理情怀。君子是事亲之孝和事兄之悌的表率。“君子笃于亲”(《论语·泰伯》)，“君子……亲其亲”(《大学》)，“君子……不可以不事亲”(《中庸》)，“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孟子·公孙丑下》)，“是故君子之教也……内则教以孝于其亲”(《礼记·祭义》)。儒家强调事亲事兄之孝悌乃是君子之情怀也。“亲情”是伦理关系的本质规定。君子要宣传和践行这种伦理情怀不仅是局限在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欲通过这种以“亲情”为特征的伦理情怀拓展到整个社会中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此之谓也。要求社会中的人们在相处时保持着一种恰似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当我们在形容和表达一种带有纯洁性、温暖性的情感时都喜欢用“亲情”一词，它应该是合乎人性的一种情感形式。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需要呼唤这种“亲情”的伦理情怀！

孝悌之德呈现的是一种“立身”的道德情操。孝道最终所要落实的乃是立身。所谓的立身一定是道德的确立，道德的挺立，从而使自己的身体及其生命获得一种安立。儒家传统向来主张通过“立德，立功，立言”而达到人生的不朽。但不管怎样，“立德”一定是首位的。孔子之道也是通过“忠恕之道”得以建立的。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正是强调人们自己首先应该在道德上“立达”并随之帮助别人也实现“立达”。孝道中所包含的“立身”内容是要求每个人在社会中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由此可见，孝道的推行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情操的培植。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呼唤需要这种“立身”的道德情操！

孝悌之德展现的是一种“温和”的仁爱精神。君子要以孝悌之德为其立身之本，其目的乃是推行在此基础之上而建立起的仁爱精神呢！儒家非常强调凡事要讲究“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的道理。孝悌不等于仁，而是作为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存在。在孝悌之德里以及发展出的仁德里，最重要的精神实质乃在于它的“慈爱温和”。这种温和的仁爱精神体现在对人、动物、草木、瓦石这些不同对象所表现出来的侧隐、不忍、悯恤和顾惜之情。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将此称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需要呼唤这种“温和”的仁爱精神！

孝悌之德显现的是一种“奉献”的责任意识。“善事亲”“善事兄”的孝悌之德强调的对对象的责任意识。通俗地说，我善事他们是我的责任所在。而责任的一个最显著的本质内涵正是它的不可推卸性。而君子所重的富有强烈责任感的孝悌之德更是着眼于向着更广阔的领域推广。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是主张由孝悌发展到忠君顺长的。所以《孝经》说“君子之事亲者，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事亲是对父母的责任，忠君是对国家的责任，事兄是对兄长的责任，顺长是对长辈的责任。当然忠君以及移孝为忠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此应做具体的历史分析和评价。但要同时看到，这种从内到外的教化的目的乃是在于使家齐，使国治，使天下平。其最终培植的是爱家族、爱家乡、爱故土、爱国家、爱我们千年不断中华文化的责任意识和家国天下情怀。此乃为“君子之教”的本怀呢！“是故君子之教，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礼记·祭义》)，此之谓也。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需要呼唤这种“奉献”的责任意识！

孝悌之德体现的是一种“互助”的平等思想。提倡相互“善事”并带上强烈平等思想的那要当推“悌”德。南唐徐铉的《说文新附·心部》对悌德的定义是：“悌，善兄弟也”。这里突出的是兄与弟彼此对对方的“善事”。兄良弟恭，兄友弟恭，是也。在家为兄弟，而进入了社会，兄弟就变成了朋友。所以“出则悌”就承担起处理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任务。人与人关系的理想境界是和谐，而达到和谐的前提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平等相爱，团结友爱。“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此之谓也。悌敬友爱是相互的，是感应的，是交换的，其结果必然是和谐的。“子之友悌，和如琴瑟”(晋人潘岳语)，此之谓也。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需要呼唤这种“互助”的平等思想！

总之，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需要呼唤蕴藏在“君子……则孝悌”(《孟子·尽心上》)思想中的“亲情”的伦理情怀！“立身”的道德情操！“温和”的仁爱精神！“奉献”的责任意识！“互助”的平等思想！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99)



书面文本才是客观的，而作者根本无足轻重；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违逆其意去找寻作者。图像，面孔，签名；含铜量93%的雕像，以及纳达尔拍的照片；碎布和剪下的一络头发。是什么让我们对名人遗物充满欲望？是因为我们对语言不够笃信？难道我们认为在人生的遗留品中，藏着有助益的真相？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去世时，他那个有经营头脑的苏格兰保姆就开始悄悄出售头发，并声称这是四十年前从作家的头上剪下来的。那些相信此说的人，那些四处求购的人，他们买到的头发已经足够填充一个沙发。

我决定晚些时候再去克鲁瓦塞。我在鲁昂可以待五天，儿时的天性使得我愿意把最好的留在最后。作家有时也有同样的冲动吗？且慢，且慢，最好的尚未出现？倘若如此，那些未完成的书该有多么诱人。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两本书：《布瓦尔和佩库歌》和《家庭的白痴》。在前一本里，福楼拜试图去囊括和征服整个世界，去书写人类奋斗和失败的全部；在后一本书里，萨特试图将整个福楼拜收入囊中：囊括和征服这位文学大师、中产阶级魁首、恐怖之人、敌人、智者。中风让前者计划泡汤；失明则让后者草草收场。

我曾经想过自己写书。我有想法，甚至还做了笔记。但我是一个医生，已结婚生子。你只能做好一件事：福楼拜清楚这一点。当医生是我擅长的。我的妻子……死了。我的孩子们如今已各奔东西；良心不安时他们才会写信。他们当然有自己的生活。“生活！生活！要不断勃起！”有天我读到福楼拜的这句呐喊。他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大腿上有补痕的石头雕像。

那些没有写成的书呢？没理由去恨它们。世上已经有太多书了。而且，我记得《情感教育》的结尾。弗雷德里克和他的伙伴德洛里耶回顾自己的一生。最后，他们最钟爱的记忆，是多年前一起去逛妓院，那时，他们还是学生。他们为此行了精心计划，特意去卷了发，甚至还给姑娘们偷了花。但是当她们到了妓院，弗雷德里克却没了胆子，两人便逃之夭夭。这就是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最可靠的愉悦，福楼拜暗示我们，不正是期盼的乐趣吗？谁愿意置身于尘埃落定的凄凉之所呢？

我第一天就在鲁昂四处乱逛，想试试还能不能认出我1944年去过的地方。当然，那时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轰炸；四十年后，他们仍然在修补大教堂。我找不到什么东西让那单色的记忆焕发光彩。第二天，我开车去了西边的卡昂，然后北上前往海滩。沿途都是一个被风雨侵蚀的锡质路牌，它们是公共工程运输部竖在这里的。此路通往诺曼底海滩登陆的环道：这是登陆的旅游路线。英国和加拿大部队的登陆海滩位于阿罗芒什东部——黄金、朱诺、宝剑。这些名字起得不太有创意；远远比不上奥马哈和犹他来得记忆深刻。当然，除非是军事行动让这些名字令人难忘，而不是恰好相反。

滨海格赖埃，滨海库尔瑟莱，滨海韦，阿斯内莱，阿罗芒什。沿着狭窄的小巷子，你会突然看到一个皇家工程师广场，或一个温斯顿·丘吉尔广场。生锈的坦克守卫着下面的海滩小屋；像轮船烟囱一样的石板纪念碑上写着英文和法文：“1944年6月6日，欧洲在这里因盟军的英勇而得以解放。”这里很宁静，毫无凶险之感。在阿罗芒什，我将两个一法郎的硬币投入全景望远镜(15/60高倍，可长时间观看)，追踪海上远处的桑葚码头那曲折的莫尔斯电码。点，划，划，混凝土沉箱就像这些电码符号，海水在它们之间从容不迫地流过。绿鸬鹚已经占据了这些方石块，成为这些战争时代废品上的居民。

我在那家可以俯瞰海湾的海军饭店吃了午饭。朋友们就是在这附近死的——那段岁月里萍水相逢的朋友——但我却心如止水。英国第二军团，第五十装甲师。记忆开始从隐蔽处浮现，但感情并没有波澜；甚至连对情感的记忆都没有。午饭后，我去博物馆看了一部关于登陆的电影，然后驱车十公里去巴约，参观九世纪之前另一次跨海峡入侵的遗迹。玛蒂尔达王后的挂毯就像一部横着铺开的电影，每帧画面都连接在一起。这两起事件看上去都同样奇怪：一个已经过去太久，因而不真实；另一个太让人熟悉，也觉得不真实。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我们真能办到吗？当我还在读医学院时，期末舞会上有些恶搞者把一头涂满油脂的小猪放进了舞厅。小猪在人们两腿间钻来钻去，以免被逮住，还发出厉声尖叫。大家扑过去想抓住它，结果反而跌了个跟头，弄得狼狈不堪。过去的岁月，似乎常常像那头小猪。

内容简介

巴恩斯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探寻他视为灵魂导师的作家福楼拜。福楼拜的两处故居都有一只鸚鵡标本，究竟哪一个才是福楼拜用过的那只？退休医生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了对福楼拜的鸚鵡的寻访之旅。断断续续的旅程中故事丛生，福楼拜的影子在陈年旧事中却越发模糊。



作者简介

朱利安·巴恩斯 (Julian Barnes)

出生于1946年，英国当代作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参与《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做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和评论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以突破之作《福楼拜的鸚鵡》入围布克奖决选，跻身英国文坛一流作家之列。此后，他横扫各大文学奖项，并于2011年凭借《终结的感觉》赢得该奖，同年获大卫·柯恩英国文学终身成就奖。

《福楼拜的鸚鵡》[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但汉松 译
译林出版社 2021年9月

六个北非人正在福楼拜的雕像下玩地掷球游戏。清脆的撞击声盖过了交通拥挤的街上传来的汽车轰鸣。一只褐色的手，以指尖戏谑地抚弄一个银色的球，最后将之掷向远处。它落到地上，重重弹起，在缓缓溅起的厚厚尘土中画了一道弧线。掷球者保持着帅气的造型，就像一尊临时的雕像：双膝只是微弯，右手极其幸福地舒展开。我注意到他穿着白色衬衣，袖子卷起，裸露出前臂，手腕的背面有块色斑。我起初以为是手表或文身，后来才知道是彩色的临摹：那是一个在沙漠地区备受尊崇的政治圣人的脸。

让我从这座雕像开始：这座高耸的、永恒的、朴素的雕像，它流着黄铜眼泪，打着松垮的领带，穿着周正的西装背心和宽松的裤子，一副胡茬、机警冷漠的男人形象。福楼拜并没有回视我。他的目光从修士广场一直投向大教堂，俯瞰着这个他曾鄙视的城市，而这个城市也差不多遗忘了他。他的头傲气高昂：只有鸽子才能完全看见这个作家秃秃的头顶。

这个雕像并非原版。德国人在1942年将最早的那个福楼拜拿走了，连同栏杆和门环。也许经过加工处理，他变成了帽徽。有差不多十年的光景，底座就是空着的。后来，鲁昂有个市长对雕像很着迷，他找回了原来的石膏模型——是一个叫利奥波德·伯恩斯塔姆的俄国人做的——然后市议会同意重建雕像。鲁昂买下了一座金属雕像，含93%的铜，7%的锡。建造它的鲁迪埃家族工匠来自巴涅的沙蒂永，他们说这样配比的合金能保证不受腐蚀。还有两个城市，特鲁维尔和巴朗坦，也参加了这一计划，不过买的是石质雕像。这种雕像就不太耐久。特鲁维尔那座福楼拜雕像的上臀部已不得不进行了修补，而胡子的有些部分都脱落了：包裹在内的钢丝从他上嘴唇的水泥残块中突了出来，就像小枝丫一般。

也许铸造厂的保证是可信的；也许这第二次浇铸的雕像会一直留存下去。但是我找不到特别的理由让自己信服。绝大多数与福楼拜有关的东西都没能保存太久。他在一百多年前去世，逝后留下的全部只有纸。纸，想法，词，比喻，变成声音的散文辞章。这一切的发生，完全符合他内心所愿；只不过他的崇拜者们会感怀抱怨。作家死后不久，他在克鲁瓦塞的故居即遭到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工厂，专门从受损的小麦中提取酒精。若要拆除他的雕像也并不难：假如一个热爱雕像的市长能建，另一个市长——没准此人迂腐死板，对萨特那本关于福楼拜的书一知半解——也许就会力主拆除。

我要从雕像开始，因为这是整个计划的起点。为什么作品会让我们追着作者不放？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让作家清静点？难道作品本身还不够？福楼拜是希望如此的：鲜有作家比他更坚信

布克奖得主
朱利安·巴恩斯突破之作

福楼拜的鸚鵡 Flaubert's Parrot

当你为朋友立传时，应该写得像是在为他复仇。

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巴恩斯斩获欧洲文坛的开篇

译林出版社